

閩南眼中的客家

讀《旗山地區史：閩客族群溪洲爭地械鬥軼史》

桃園縣復旦高級中學教師 | 廖經庭



旗山地區史：閩客族群溪洲爭地械鬥軼史

劉己玄採訪撰稿／高雄市文化局，春暉出版／201404／82頁／25公分／200元
平裝／ISBN 9789860408669／733

* 前言

自從臺灣解嚴以後，臺灣社會更加多元化，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族群相關研究所，而「族群研究」也逐漸成為臺灣學術界的顯學。若從歷史學的視角而言，「族群史」與過去傳統的「政治史」不同，「族群史」乃根植於庶民社會，強調各族群在日常生活的互動，因此「族群史」的研究材料通常不存於檔案館，根基於庶民社會的口述歷史才是豐富的材料來源。

本書作者劉己玄先生是南部資深記者，曾任《臺灣新聞報》採訪組長，擁有豐富的新聞採訪經驗，對於庶民口述材料的掌握非常嫻熟，這次劉己玄先生以高雄市旗山區溪洲一帶居民的口述歷史為材料，勾勒出旗山溪洲的歷史記憶，完成了《旗山地區史：閩客族群溪洲爭地械鬥軼史》一書，讓讀者得以瞭解臺灣南部閩客族群過往的互動情形。

* 本書簡介

本書共計分為八個章節，茲將各部分內容簡介如下：

一、《契子》年代久遠、鮮為人知

本書源自於作者進行旗山口述歷史田野調查的過程，作者訪問一位住在旗山區鯤洲里 92 歲耆老柯金吉先生，柯先生提及清朝時期的「溪洲」地域範圍，以及閩客族群在「武鹿崎頭」因爭地械鬥的軼事，而旗山區南洲里里民郭朝木先生也曾提過類似的閩客族群械鬥，以及在「董公廟」附近曾安置火砲抵禦客家族群的故事，這兩位受訪者的口述歷史引起了作者的興致，故作者便萌起探究閩客族群於溪洲爭地械鬥的軼事。

除了耆老的口述歷史資料外，作者也從地理環境來推斷閩客族群械鬥的事例。因群山位於溪洲的西邊，故溪洲所有溝渠皆係東西流向，自武鹿坑往南開始，有大山里「松仔巖」、中寮山、鶯歌山、雞籠山、黑山、內坑、羌仔寮等，山澗溝渠特多，因此都是由西往東流下，匯集而注入高屏溪。

但溪洲唯獨只有一條溝渠呈現南北走向，這條溝渠自「溝仔墘」往南直至「竹圍庄」、「磑磑坑」（新光里）、「大岸頭」的溝渠（坑道），這是一條「異於常態」的南北方向溝渠，也是溪洲耆老口中所稱的，以人工挖掘的溝渠，這條南北走向的溝渠沿著高屏溪挖掘，似乎有悖常理，但作者認為這說明著此溝渠應是為了抵禦客家族群。

二、《卷一》閩客爭地、衍生械鬥

屏東平原是閩客族群混居，但作者認為客家族群是當地的強勢族群，而閩客族群隔著高屏溪劃分不同居住區域，屏東平原與「大樹腳」（大樹）、「蕃薯寮」（旗山）隔著高屏溪，早年閩南族群沿著高屏溪往上墾荒，其中「手巾寮」、「十八份子」是閩南族群的居住地，而「瀾濃」（美濃）、「高樹」便是客家族群聚集之地。早年為了爭奪資源，閩客族群常有械鬥事件，其中有一個「精忠護國銘記」石碑，乃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有感清代臺灣道姚瑩所立「同心赴義」石碑而立。作者雖提及「精忠護國銘記」對於弭平閩粵械鬥衝突的重要（本書頁 14-16），但僅說這塊碑文位於公園，卻未詳盡說明位於何處公園，殊為可惜。

作者也提到旗尾地區接近客籍開墾的瀾濃地區，歷經朱一貴事件、吳福生之亂、黃教之亂、林爽文事件等，清朝利用平埔族與客籍團練平亂，閩客關係顯得特別緊張，旗尾東郊一帶，也不斷發生閩客械鬥與土地爭奪。面對客家族群進攻，一位住在溪洲南洲里居民郭朝木便說，其祖父在世時曾提及閩客械鬥的故事，在閩客族群發生激烈械鬥時，南洲「五保」、「雙龍寺」（居民稱「董公廟」）附近，曾安置一門火砲，專門對付「入侵」的客家族群。

為何閩客族群會發生械鬥事件呢？作者認為土地利益的競爭應是衝突主因，溪洲有肥沃的溪埔地，閩南族群到此墾居，農作物收成無虞，因此瀾濃客家族群「看上」溪洲肥沃的溪埔地，進而越過楠梓仙溪（高屏溪），衝突於是產生。除了爭奪土地外，作者認為水資源的競爭也是衝突原因之一，中壇和龍肚二地曾為了水圳發生過多次械鬥事件。

三、《卷二》武鹿崎頭、戰線開端

受訪者柯金吉先生提到，閩南族群逐漸定居在溪洲的同時，瀾濃地區亦有客家族群移墾居住，但因瀾濃客家族群不善於墾荒，加上荖濃溪經常淹水氾濫，因此部分客家人亟思尋找新的土地耕種。於是，客家人的腦筋便動到旗山溪對面的溪洲。欲爭奪溪洲土地，客家族群從美濃溪轉到高屏溪，再沿溪攻打溪洲，因當時「武鹿崎頭」坑溝，兼做道路行走，又稱「水溝仔路」，地形比較容易攻進，因此溪洲人將「武鹿崎頭」視為第一線的要塞關隘，為了防禦，在崎頭及坑溝兩旁，種植大竹、刺竹，作為天然圍牆抵擋，而溪洲住戶也種植不少大竹，所以以前也有人稱溪洲為「大竹圍」。

美濃客家與溪洲閩南族群為了爭食搶地，犧牲不少居民，溪洲庄民為感念保護溪洲而犧牲的勇士，在武鹿崎頭上方，即現今「忠義堂」現址，起建一間「好漢廟仔」，供庄民祭拜，民國 66 年原址改建為「忠義堂」，供奉「忠義聖君」，忠義聖君乃是明朝鄭成功所屬部將，追隨延平郡王反清復明，力退荷蘭，忠心貫日，過世後，受玉皇大帝敕封為「忠義聖君」。至於「好漢廟仔」供奉的勇士英靈，則牽至右後方另建「萬善祠」供奉。

四、《卷三》荖葉仔園、攻防渠道

除了爭奪土地外，作者也認為旗山盛產香蕉或許也是引起覬覦的原因之一。溪洲以種植香蕉聞名，根據考究，溪洲在清朝時期就開始種植香蕉，當時溪洲種植的香蕉，幾乎都由「荖葉仔園」碼頭運出，交易頻仍，商業繁榮，或許是客家族群「覬覦」的因素之一。而「荖葉仔園」前方碼頭，也是瀾濃客家與溪洲閩南族群的另一處攻防據點。

五、《卷四》挖建坑道、防禦戰術

「荖葉仔園」周遭居民在碼頭兩旁，種植大竹、刺竹，作為圍牆防禦，但仍感不足，於是決議構築第二道防線。居民決議挖掘坑道防禦，起點自「溝仔墘」鯤洲街與福壽街交叉路口開始，往南至「竹圍庄」、「大岸頭」。現在這些坑道以具有大排功能，常年有水流，並成為溪洲部分地區重要的疏洪道。

六、《卷五》竹圍仔庄、種竹禦侮

「竹圍庄」是位於溪洲南洲里「五保」靠溪邊的小聚落，而「天木宮」是「竹圍庄」聚落居民的信仰中心，宮左前方立一石碑，敘述「竹圍庄」立庄緣由，以即「先民為防杜外侵，於庄之外圍四週植竹為牆而禦。」而外侵是指何人？耆老認為可能是平埔族，也可能是美濃客家族群，但隨著時空更迭，現在「竹圍庄」已遍尋不著刺竹。

七、《卷六》磅礮坑溝、抵禦末端

南洲里再過去就是溪洲居民稱為「磅礮坑」的新光里，「磅礮坑」在沒有形成溪埔地之前，都是高屏溪溪洲河段的末端。「磅礮坑」往北可達南洲里的「竹圍庄」，這裡有一條大溝渠，早期曾流傳這條溝渠在清朝時期還具有「抵禦外侮」的作用。

八、《後記》族群融合、正面啟示

作者認為早年溪洲的閩客械鬥乃是生存競爭，為了「爭取墾地」而不可避免的發生，最後本書也呼籲融合、包容、容納才是最好的正面啟示。

* 衍生討論

本書並非純學術性書籍，而作者也發揮新聞媒體專業人的長才，透過流暢的文筆，使得本書相當容易閱讀，然而本書的取材角度、研究方法與觀點論述仍有值得進一步思考之處，茲衍生討論分述如下：

一、一件軼事只有一個觀點？

本書選擇從旗山區溪洲地區為出發點，並配合當地耆老的口述歷史，進而重構過往閩客族群的爭地械鬥軼事，但本書卻也將自身論點侷限於旗山區溪洲居民（閩南族群）的觀點，卻忽略了不同觀點的平衡，以至於讀者在本書中幾乎不見美濃居民（客家族群）的觀點，難道一件歷史軼事只會有一個觀點？此乃本書必須被檢視的一個面向。

在本書的論述過程中，讓讀者感覺到這起閩客族群地域械鬥事件，似乎是美濃地區的客家族群挑起戰端，旗山區溪洲閩南居民為了保護家園，進而奮起起身殺敵，但作者若能前往美濃一帶訪問當地客家耆老，也許會出現跟旗山區溪洲閩南耆老迥異的觀點。

本書限入過於單一的論述方式，這也是為何筆者將本書評主標題訂為〈閩南眼中的客家〉的原因，透過本書讀者僅能見到旗山區溪洲地區的閩南族群如何記憶這段閩客族群地域械鬥，卻不見美濃客家族群如何看待鄰近的閩南居民，殊為可惜。

二、記憶背後隱含的意涵

歷史也許並不只是探討過去發生的「史實」，事實上論述者如何去「重塑」過往歷史，這也是值得探究的議題。近幾年，「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研究論點更受到注目，使得過往歷史記憶與當代社會情境產生聯繫，將可進一步理解人們為何要這樣論述過去歷史，因此英國著名的左派歷史學家 Hobsbawm 便提出「創發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他認為那些壯闊氣勢的公開慶典儀式似乎悠久深遠，但這些慶典儀式的現代形貌，其實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這段時間的產物，那些看似古老或自稱古老的「傳統」經常是源自近代，有時候甚至是人為創造的，是一種「創發的傳統」，傳統便是透過不斷地重複，灌輸大眾特定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注1）

換言之，今日社會常見許多「傳統活動」，但這些「傳統活動」的出現，事實上可能是為了滿足當代社會的某些心理或現實需求，因此若能將當地社會的「傳統」視為線索，可能便能掌握通往過去歷史的鑰匙。此外，臺灣的歷史學者王明珂也指出：「過去的經驗常常在我們的意識掌握之外，而回憶是將部份的『過去』擇回，用來為現實的需要服務。」（注2）這也說明過去史實與當代論述之前的辯證關係，倘若作者能更加豐富旗山區溪洲地區的閩客族群地域械鬥觀點，雖然可能出現更多歧異的說法，但透過相異的歷史記憶，或許可使得史實愈辯愈明，甚至也可理解受訪者論述歷史記憶的背後意涵。

三、族群「融合」還是族群「和諧」？

透過旗山區溪洲地區的閩客族群械鬥軼史，作者在本書「後記」提到「族群融合」的概念，作者認為：「閩客族群溪洲爭地械鬥一段慘烈的軼事，有族群分裂的負面警惕，更有族群融合的正面啟示，這應是很貼切的註解。」筆者認為作者應是要表達「族群和諧」（Ethnic Harmony）的概念，希冀閩客族群能屏除過去的恩怨情仇，一同和睦走向共存共榮，但本書使用了「族群融合」（ethnic integration）的字眼卻不恰當，過去美國社會也追求族群融合的路線，

但刻意要求文化同質性，反而使得美國的印地安人更加弱勢，作為少數族群的印地安人，由於資源分配不足，再加上長期受到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文化侵略，使得美國印地安人文化的流失速度極快，而刻意強調「融合」反而也導致美國社會族群問題不夠和諧的問題，在缺乏「尊重」的前提下，族群間的誤解與衝突反而不斷產生。

過去臺灣社會也強調「族群融合」的理念，「新移民女性」便深受其害，臺灣的「新移民女性」大多來自東南亞，當她們嫁到臺灣後，婆家往往要求「新移民女性」不要用東南亞「母語」和孩子溝通，只能用臺灣社會慣用的國語、閩南語或客家話等語言和孩子對談，對於這些「新臺灣之子」（新移民所生育的孩子）而言，母親的東南亞語言才是他們真正的「母語」（母親的語言），倘若刻意限制孩子使用東南亞「母語」，這反而讓這群「新臺灣之子」失去學會更多語言的機會，所幸近年來臺灣社會逐步瞭解「多元文化主義」的概念，已慢慢鼓勵「新移民女性」和孩子講東南亞「母語」、唱東南亞歌謠，甚至教育部也在閩南語、客家話、原住民語等母語教學之外，再增加了東南亞母語作為母語教學的一環，使得臺灣社會的族群樣貌更為豐富與多元。

由此可見，筆者認為族群和諧並非立基於族群融合的基礎上；相反地，強調尊重、同理與平等的方式，才是對待多元文化族群的良策。面對旗山區溪洲地區過去曾有的閩客族群分類械鬥歷史，我們並不是使用鸵鳥心態而選擇失憶淡忘，唯有面對與接受過去，雙方才能真正互諒與互解，進而使得閩客族群更加和諧。

四、閩客族群的生活互動

族群「和諧」並不只是口號，更應化作具體行動，本書僅勾勒了旗山區溪洲地區的閩客族群爭地械鬥軼事，旗山區溪洲地區的閩客族群爭地械鬥事件雖早已落幕，但時至今日，當地的閩客族群如何看待彼此？又如何進行族群往來與互動？研究者應該可以透過更細緻的生活互動，來理解當地閩客族群的族群意象、通婚情形與購物範圍等情形。

人類學（Anthropology）的田野調查方式其實是理解當地族群互動的極佳方法，例如本書提到竹圍庄的天木宮作為當地聚落居民的信仰中心，而該宮的石碑便清楚記載竹圍庄立庄的緣由，提及：「先民為防杜外侵，於庄之外圍四週植竹為牆而禦」（本書頁 64-65）這則碑文已記錄當時的閩客族群械鬥痕跡，但時至今日天木宮是否只是竹圍庄閩南居民的信仰中心，鄰近的客家族群會來到天木宮祭拜嗎？天木宮的出巡或繞境活動是否會前往客家地區？這些問題均可透過長期的記錄與觀察進行理解，透過更細膩的田野調查工作，將可更貼近的理解當地閩客族群如何感受彼此。

注釋

1.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書房，2002）
2.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48。